

希代



一家都是宝 PART II

内容简介

呜呜呜~ ~ ~ 她怎么会这么的悲惨？
为什么那些一个接着一个主动追求她的男人，
都只在意她的“神奇力量”，
根本看不到她美美的一颗心咧？
而且，个个都当她是“镇定剂”似的，
只要她待在他们的身边，万事一切ok！
可当他们达到目的后，就当她是“弃式女朋友”般，
毫不留恋地说切就切，但是，
人家她是真的真的很想谈恋爱咩！
为什么每次都会“遇人不淑”咧？
直到她一不小心撞到那个很帅、很俊、很优的他，
她的“神力”突然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，
变成一个平凡无奇的小女子，而且，
他居然一开口就说要跟她“谈乱爱”耶！她她她……
是不是该再给自己一个机会？
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她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，
今生惟一的郎才……

第1章 楔子

生命，重新开始；
希望，就在眼前。

一点残星、一抹晨曦、一片朝露、三两个早起晨运的人，沉睡的社区慵懒地打着呵欠，徐徐醒转。老旧的社区、新建的大厦，或许老者已逝、幼者翩然长成，却依然是当年生命的延续。

在蕴型建筑顶层华丽多彩的空中花圃间，一个女人拿着花剪缓缓地走动着，打算在倾听世界梦醒的那一刻，撷取早晨的第一朵灿烂，并想像着要如何用盛开的色彩妆点出一室的幽雅。

一名身材高挑瘦长的男人沿路和邻居们打着招呼慢跑回来，汗湿的漂亮脸孔上刻画着细微的岁月痕迹，却也更增添一份成熟的丰采。他与女人同时回到顶楼住处，两人亲昵地互啄了一下。

“快去冲澡，免得着凉了。”

女人吩咐着，并在餐桌上数个花瓶间放下一捧花。男人应了一声进入主卧室，女人随后跟了进去。

“小伦是今天要回来吧？”问话在水声中显得有点模糊不清。

女人在衣橱前挑捡衣物，随口应道：“是啊！”

“这回他要待多久？”

“错，应该是他以后要多久去一次。”

“他要搬回来了？”男人惊讶地问，声音中隐含着
一丝欣喜。

“对，他说，既然要拿的都拿到了，还留在那儿做什么？别忘了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，如果可以，当然是要尽量待在你身边看着你罗！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男人围着浴巾踏出浴室，女人连忙走过去帮他拭发、擦身、穿衣。

“他是个孝顺的孩子。”男人颇感安慰地说。

“是喔！”女人翻翻白眼。

“就是鬼得跟什么似的，小凯和琉璃都是被他教坏的呢！”

男人忽然暧昧地笑了，双臂很自然地搂住了她。

“说到孩子们，我就想到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女人不解地睁大眼睛看他。

“我还欠你一个女儿……”他在她的耳边轻声细语地回答。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半个钟头后，大门无声无息地打开，一个漂亮帅气的年轻人拖着两箱行李走了进来，并拉开喉咙惊天动地地嚷嚷着：“我回来了！老爸，赶快从妈咪身上下来，你儿子回来了，赶快来欢迎啊！”

几乎是同时，从主卧室里隐约传来两声惊呼和慌乱的叫嚷声，年轻人不由得失声大笑。

“还真的被我猜中了哩！”

不一会儿，两张涨红的脸蛋同时出现，衬着凌乱的衣衫，使得男人极力摆出的庄重神情看起来实在不太具有说服力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

“是啊！我回来了。”年轻人说着，还暧昧地朝男人挤挤眼，“不好意思啊！老爸，打断你和妈咪的‘好事’了，希望不是在重要关头，听说紧急煞车很伤身的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女人老羞成怒地大吼，“你说你拿到了，在哪里？”

年轻人一语不发地从大旅行袋里捞出两尊奖座、两张证书、一张聘书交给女人，继而向男人伸出手。

“什么？”男人诧异地问。

“最近一次的检验报告。”年轻人的神情蓦地转为

严肃，“从今天开始，老爸，你的身体就全交给我了！”

第 2 章 失恋情殇

寻寻觅觅，就为了寻找，
一生一世，不变的爱侣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井晓晨默默地睇了一眼交往仅数月的男友，再移向他身边那位美丽大方的女孩，然后，她沉默地暗叹着，嘴角撑起一抹无可奈何的笑容。

“没关系，我了解。”

是的，她了解，她当然了解，她怎能不了解呢？又不是第一次了，虽然理由不一样，但是，结论是相同的——

她的利用价值到此为止！

其实，从一开始她就 very 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，因为，撇开对方的私心不论，她曾经交往过的四位男友都是相当出色的男孩，会找上不起眼的她交往，实在是令所有的人，包括她自己都跌破眼镜。

也曾有看不过去的同学提醒她，说他们四个人都

只是在利用她而已，因为，温柔娴雅的她，浑身充满了一股特殊的安详宁静味道，更有一种令人心灵自然平静下来，并发挥出内在潜能的奇异力量。

两位同样高大英俊的男友分别在国三和高三时主动追求她，打算靠着她独有的影响力，压抑下活泼外向的性子，好静下心来准备参加联考，同时在缺乏信心时，期待着她的温柔鼓励。

结果，第一位男友考上高中一年多后，在两人不同校，聚少离多的情况下告诉她——

“跟你相处实在太累了，因为你什么都不说，每次我都要拼命猜测你到底在想什么，这样真的好累耶！”

就这样，他们分手了！

而另外一位男友的理由则是——

“你太安静了，安静得仿佛不存在；让我实在没有和女友交往的真实感。”

至于高二时交往的男友最夸张了，只因为和父亲打赌，所以，就硬拉着她陪着他运了两个月的书，等期末考考进前五名后，立刻潇洒地和她挥挥手道再见。

“我可以买摩托车了，真是谢谢你啦！不过……嘿嘿！老实说，带你出去玩实在很没意思，所以……抱歉啦！”

说到最后一位男友，也就是眼前亲昵地拉着前女友的这——位，他也相当坦白。

“我的硕士论文通过了，但是，我也发现我们实在不大合得来，我想，还是以前的女友和我比较合适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他当然要说对不起罗！因为他的证书拿到了嘛！

当初，就因为他的论文卡在原地不动，在拖了几个月后找上她，甜言蜜语地半哄半骗拐她作女朋友，现在目的达到了，就立刻露出庐山真面目！唉！原来他也不是人，同样是个自私自利的斯文混蛋！

其实，她早就知道会这样了，要不是为了达到他们的“目的”，他们根本不会找上她，因为，他们不但个性不合，外表更不相配。

但是，即使早就知道结果会是如此，即使她对四位男友都算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感情，即使这四段称不上恋情的恋情的开始和结束她都觉得很莫名其妙，即使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……

然而，在她默默退开的同时，她还是感觉到被伤害的痛苦与无奈。

因为，她觉得被利用、被背叛！

因为，同学怜悯的眼光让她觉得很难堪……

她只是内向，并不是毫无感觉的死人呀！

她或许比其他人安静得多，却仍是个拥有正常七情六欲的平凡人啊！

望着前方逐渐远去的两个背影是如此登对，她心

中更觉苦涩黯然。

记得不到一年半前，她和前任男友还庆幸着能考上同一所大学，可不过半年，因为同系而避免不了经常碰面的两人，在分手的尴尬与无论走到哪就碰到哪的同情目光下，她至少有四、五个月的时间，走路时都只能低头数地砖，结果就养成了这种“坏习惯”。

新学期一开始，是刚刚与她分手的男友将她带离那种难堪的处境。然而，仅是短短的四个月，她竟然再一次面临同样可笑的景况，而这一回，更是在许多“期待”的看戏眼光下，上演这一出闹剧的最后一幕。

有人羡慕她能这么早就开始交男朋友，却又同情她男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，她不禁要怀疑——

她不会是一辈子都只能担任这种“临时装备性质”的女人吧？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连门也没敲，任育凯径自打开门进入大哥的卧室，嘴巴一张就想说些什么，

可一瞧见眼前的景象，到喉头处的话又吞了回去，心中那种熟悉的怪异感又不自觉地浮了上来。

任家三兄妹中，十七岁的任琉璃是长相、个性最肖似母亲甄吟情的一个，而十九岁的任育凯则介于父母亲之间，不但兼有父母双方的优点，也不忘将父母

双方的缺点一并淋漓尽致地发挥一下。

至于二十五岁的老大任育伦，外表虽然和父亲任沐需一模一样，可他的热情开朗和幽默风趣却完全承袭于母亲，再加上他个人独特的魅力，还有将近二十年的耕耘，他的成就甚至比父亲更好。

然而，最令人意外的是他那几近于恐怖的惊人毅力，谁也料想不到，像他如此活跃的人，居然也能乖乖地坐下来苦心钻研学问。

就如同此刻，即使再熟识他的亲朋好友，都还是不太能接受他这种紧蹙起眉盯着原文书思考、与他的形象大不相符的严肃模样。

蹙眉不该属于他，严肃正经也不该属于他，甚至连沉思都不该是属于他的，不是吗？

任育凯瞪着他片刻后，忍不住摇摇头，然后慢慢走近他，他似有所觉地抬起头来。

“大哥，哈利说下个月乐队就要过来了，请把你的时间表快快交出来，我要排定练唱和录音的时间了。”哈利是德斯的小儿子，也是他们兄妹的经纪人。

“不行，研究人员已经召集得差不多了，还差几个助理而已，下个月应该就要开始进行会议讨论，也不晓得会进行多久，”任育伦立刻否决，“还是叫他们下下个月再来吧。”

“下下个月？”任育凯略一思索，随即摇头，“不

行，小妹要参加学校的校外教学旅游。”

“那就隔两个月后再来好了。”话落，任育伦又将视线移回到原文书上，“还有，叫老爸曲子做慢一点好不好？他要是真的觉得太无聊的话，叫他去找妈咪做做床上运动，消磨一下精力嘛！”

任育凯失笑：“这话要是被妈咪听到，你肯定要被她的口水淹死了！”

任育伦耸耸肩。“我又没有说错。”

顿了一下，他又抬起头，“或者……”他沉吟着，“老爸这几年的检验报告都很正常，也许可以让他们出国去逛逛，时间不要太长就行了。”

“可以是可以啦！不过……”任育凯蹙起眉抓了一下脑袋，“妈咪的书好像才写到一半，她肯就这样扔下不管吗？”

“放心好了，”任育伦又看回书上的蝌蚪字，“只要是为了老爸，妈咪什么都能放弃的。”

“也对！”任育凯说着，转身准备走出去，“那我去告诉老爸和妈咪了。”

“最多一个月，不要太久。”任育伦的交代随后追来。

“知道了啦！”他背对着任育伦挥挥手。

※摇摇摇摇摇※摇摇摇摇摇※

井晓晨像逃难似的在校园中奔跑，不时紧张兮兮地往后瞄几眼，仓皇得差点将手上的书掉个满地。

不要了！她在心中哀嚎着，不要再来了啦！

或许她心中始终渴望着能和同学们嘻嘻哈哈地打成一片，但内向胆怯的她，却是绝对的被动，被动得让人觉得很累，也被动得令人几乎要忘了她的存在。即使她有一副极为细致柔美的五官，也在那又长又浓密的刘海和羞怯的态度下被忽略了。

因此，同学眼中的她，是那么平凡，平凡得毫不起眼，功课也平平，运动更是平平，她的一切一切，好像都是如此的平平淡淡。所以，虽然大家都知道有她这么一个“类似”哑巴的同学，却都没有人有兴趣去接近她。

再加上因为她不懂得如何说不，也没有深入研究过拒绝的艺术，所以，当历任男友要求与她交往时，她抗拒的声音总是显得太过无力，最后只能懵懵懂懂，又莫名其妙地被半强迫似的开始与他们交往。

但是，伤害太多还是会畏缩的。

所以这一回，当那个考了好几次托福都考不上的学长郭尚谦找上她时，她心里不由得暗自埋怨，不晓得是哪个鸡婆帮她做这种无聊的宣传，同时也下定决

心要鼓起勇气坚决抗拒再一次的伤害。

问题是，人家真的很想出国留学，又不想浪费时间先去念什么语言课程嘛！

所以，郭尚谦一直不肯死心，三不五时就来找她、缠她，希望有幸能担任她第五任男友兼伤害者。他听说，只要她成为他的女朋友，静静地守在他身边，再大的难关也能迎刃而解。

既然拒绝不了，那她逃总可以吧？

这就是此刻她为何会匆忙地奔逃在校园中的原因了，看起来斯斯文文的郭尚谦态度越来越积极，积极得令她害怕，因为他就快毕业了……

正当她第 晕次往回看时，前方一个更快速地迎面而来的人也同时朝后望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两方会撞个人仰马翻实在不奇怪。

在一刹那间，在地上一堆散乱的书本和纸张中，晓晨一脸痛苦地坐在地上揉着脑袋，她疼得差点掉下眼泪，而另一边的人也是坐在地上，可他捂着的却是胸口。

“炸弹开花、脑袋开花、我的胸膛也开花了！”他苦着脸喃喃道：“你可好，顶多变傻瓜，我就惨了，这下子内伤严重了，说不定肋骨还全断了呢！”

揉着脑袋的手突然愣住，晓晨不可思议地瞪着前方那个既帅又漂亮的年轻人……他真的长得很漂亮，

混血的深邃五官极为迷人，但此刻却边滑稽地对着她挤眉弄眼，边咕哝着一些可笑的话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帅哥说着，径自爬起来伸手要扶她。

没有变白痴，所以，应该算是没事吧……呃！不，就对方字面上的意思来讲，即使她变白痴了，也是小事一件。

她瞥了那只修长的手一眼说：“没事。”然后便羞涩地别过眼自行起身，并开始弯腰捡拾课本。

帅哥似乎很讶异地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继而凑近鼻子闻了闻，接着搔搔脑袋、耸耸肩，蹲下来帮她捡好课本后，才开始收拾自己散落在四处的纸张。

晓晨稍微犹豫了一下，也就动手帮他捡。

上面全都是非常潦草的英文，她一个字也看不懂。

即使她一直把脑袋黏在胸前，避免与他面对面，却还是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好奇的眼光始终逗留在自己身上。

她不安地站起身，当她看着他的胸膛并把捡到的纸张全交给他时，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盯视着她的视线。

“谢谢。”

晓晨的脑袋垂得更低：“不客气。”

话落，她正想转身离开，不远处就突然传来一声“别走”！

如果是男生的声音，她可能会立刻跳上火箭冲向

宇宙，但那声音是女的，所以，她很自然地停下身子，转过头去看看究竟是谁在叫她……

不，事实上，来人是在叫他！

因为，她并不认识出声叫唤的女孩，但是，眼前的帅哥却立刻脸色一垮，旋即一把亲昵地搂住她的肩头。

“拜托，帮个忙！”

晓晨还来不及害羞，帅哥又追着问：“你的名字？”

“嘎？”她还搞不太清楚状况，只能傻傻地招供，“井……井晓晨。”想也知道，像她这种人，绝对不适合去从事间谍那一类的工作。

她一说完，就见好几个女人一块儿冲到他们的面前，从二十出头到年近三十的都有。

“任育伦，你干嘛溜得这么快嘛！说好要一起去吃午饭的，不是吗？”

任育伦闻言，不自觉地翻个白眼：“一直是你们在说，我根本没答应啊！”

“反正都要吃午饭的嘛！一起去吃有什么关系咧？”

“晕燥 晕燥”任育伦摇着食指，“我要跟我的女朋友一起吃甜蜜午餐，才不喜欢有专人伺候呢！”

“女朋友？！”几个女人一起惊叫出声，好几十道充满敌意的目光同时射向晓晨。

晓晨瑟缩了一下，又习惯性地垂下脑袋。

“骗人，她会是你的女朋友？”

任育伦紧了紧搂着晓晨的手：“没错，她叫井晓晨！”说着，还俯首在晓晨的额头上亲了一下。

晓晨顿时羞得满脸通红，本能地就想挣扎开来，但他却搂得更紧。

“早告诉你们我有女朋友了，你们就是不信，现在应该没话说了吧？”

几个女人狐疑地打量晓晨片刻，而后窃窃私语了半天，接着又瞧了瞧他们，最后终于定下结论。

“下午你还是会回来开会吧？”

任育伦暗叹：“当然。”看样子，她们若不是不相信，就是还不肯死心，女人真是麻烦啊！

直到她们的背影完全消失，任育伦才放下手，并歉然地对晓晨说：“对不起，她们实在很……呃……”他突然噤声，硬生生地吞回差点脱口而出的“不良语言”，他总不能在女人面前说女人的坏话吧？尤其是这个女人刚刚还帮了他忙呢！

“呃……很有毅力。”这个形容词应该很贴切、很恰当吧？

很有毅力？

晓晨眨了眨眼，随即忍不住掩口失笑，他明明是想讲一些不怎么好听的话。

看她笑了，任育伦也跟着咧出一口又白又整齐的

牙齿。

“你很美，笑起来更美，为什么老是要藏着不让人欣赏呢？”

晓晨脸上的笑容倏地消失，换成一副尴尬不知所措的神情，且不由自主地又垂下了脑袋。

任育伦不禁大叹一声，随即伸手抬起她的下巴，对上她那双羞涩的黑眸。

“才刚说呢！你怎么又来了？”说着，任育伦用另一只手拨开她长长的刘海，露出一张白皙秀丽的脸庞，他赞赏地点了点头。

“真的很美啊！而且，你还有一种现代女孩子少见的恬静韵味，很迷人，嗯！真的很迷人！”

闻言，晓晨的脸蛋更红了，她慌乱地挣开他的手，转身就想逃开，可是才踏出半步，她就惊呼一声，又把脚缩了回来，旋即飞快地转身，紧张地瞟他一眼，而后盯着地面嗫嚅道：“这……这回换你帮我忙了，可……可以吗？”

任育伦诧异地朝她后方望去，瞧见一个挺斯文的年轻人正急匆匆地跑过来，他收回目光，俯视着她的小脑袋瓜子。

“一样吗？”

小脑袋点了点。

任育伦立刻把手臂又放回晓晨的肩头上。

“没问题，交给我了。”

郭尚谦气喘吁吁地停在他们的面前。

“井晓晨，拜托你别再躲我了好不好？”

晓晨还在考虑自己该怎么回复才好时，蓦地惊觉肩头紧了紧，接着就听到任育伦严肃的声音。

“晓晨是我的女朋友，你找她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的女朋友？”郭尚谦呆了呆，随即不信地凝睇着晓晨羞红的脸蛋，“不可能！我探听过了，她从上学期被医学院的男友甩了之后，就没有再交过其他男朋友了。”

任育伦连眼也不曾眨一下。

“那是你探听得不够清楚。我和晓晨交往了一段时间，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忙，见面的机会少，所以才没人知道吧！不过，即使约会再少，她还是我的女朋友喔！”

郭尚谦和任育伦相互瞪视片刻，才又嗫嚅地开口：“可是她……她都没提过。”

他努力地做着最后的挣扎。

“她是怕人家觊觎我这个男朋友嘛！”任育伦大言不惭地说。

郭尚谦又瞪了他半晌后，眼神突地浮现诡谲之色，而且，以一种同谋似的神情靠向任育伦身边，神秘兮兮地耳语道：“到什么时候？”